



青岛之夏

四序迁流，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品味墨香

[琴岛]

邮箱:cyy0532@163.com

责编 崔燕 李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吕雪

娄光

烟雨中的街里

薄薄的云彩飘过来，细雨便飘飘洒洒地落下来。海边的天气总是这样，在需要的时候既会颠倒历史的时光，又会把现实渲染成梦一般的氛围。来往穿梭的人群撑起了五颜六色的花雨伞，街里片刻之间变成了一道别样绚烂的风景。

我站在博山路九号小院的门前，院里是两座独特的小楼，区别于附近其他的欧式建筑，具有典型的东方木式结构，在街里是一种别致。而更别致的是院里两棵古老的梧桐树，枝干粗壮，树冠繁茂，斑驳的生长痕迹和嵌入建筑的树身，证实着传统与古老。正是梧桐花盛开的季节，紫色的小喇叭缀满树冠，细雨中，如粉面含泪，害羞得渗出了水意。

“街里”是乡村或者郊区对于城市中心的向往，是对商业中心和优质居民区的羡慕。而听到青岛的街里，还是多年前在伯父的口中。我是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祖父辈客居青岛，父亲的姨夫在青岛做生意，规模气势都不小，因为是娱乐行业，在家乡一直羞于启齿，后来才知道是经营当年的青岛第一舞厅，从协理一步步干成了经理，当年的级别层次高低排序是：经理、副理、协理，能力可见一斑。伯父在青岛长大，熟悉这些情况。那年，他从大连回来，我突然问他：“姨姥爷当年的第一舞厅在什么地方？”伯父

一愣，接着说：“街里，中山路。”当年，伯父跟着爷爷住在内蒙古路八号，可能就较为偏僻了。

我来青岛已近二十年，时常走过中山路，却从未寻到“青岛第一舞厅”旧址，庆幸和欣慰的是，每次都能在湖南路三号看到过去的东莱银行办公楼。东莱银行的创办者是民族资本家刘子山，掖县人。我曾向同乡于健康和何效杰俩表兄弟介绍过，刘子山和他们的姥姥家是同村，他的故居就在莱州市沙河镇的湾头村。高中时代，我在那里就读，故居规模宏大，从大门到正屋是“四进”，大小房屋一百多间，因为当年曾是“掖县第三中学”所在，才逃脱了历史的摧残，而得以完整保存。那雄伟的气势和别致的建筑风格只能在青岛街里的建筑群里找到溯源，仿欧洲结构，又融入了秀美的江南元素，使一向呆板的北方建筑揉入了灵气和壮观。

我2005年来到青岛，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到中山路上走一走。中山路和栈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深刻，在上中学以前，我和表哥从老家来到青岛。舅姥爷一辈子住在青岛，在瑞蚨祥从学徒干到掌柜，他带着我和表哥逛中山路，游栈桥。当时，我惊讶于中山路上的新华书店，楼那么高，书那么多，琳琅满目，惊叹不已。而表哥惊讶的是栈桥的太阳，走着走着，转了向的表哥突然抬头感叹道：“爷爷，青岛就是好啊，连日

头都从西边出。”一旁的我也不住地点头附和。舅姥爷望着两个天真的孩子，开心地笑了。

我重走中山路，记忆里的事情都已不复存在，新华书店人去楼空，太阳当然还是当年的太阳，在大海迷雾的笼罩下，不温不火地照耀着栈桥。之前，朋友给我重点介绍了龙山地下商场，说如果买衣服就去那里，而走进去，是斑驳的店铺，零星的行人，就不要说顾客了，更是少得可怜。如今，龙山地下商城已经关门，而中山路的一些商场也陆续歇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发展，重心东移，老街里商业繁荣景象已被其他商业区渐渐地取代了。

然而中山路依然是中山路，街里依然是老辈人心中的街里。“街上里，游春光”成为时尚，人流匆匆，络绎不绝，街里已成为来青岛不可不去的地方。一些老字号正在逐步恢复，新华里、和平里等一些居民小区正在新科技手段下翻新着面貌。人们参观拍照，游玩，寻根，在体会寻找当年老青岛的意味，因此街里的复原返修追求的未必是商业功能，而是地地道道的文化现象。

我沿着博山路走上去，在浙江路圣弥厄尔教堂前的广场上，细雨中的花折伞五颜六色。驻足拍照，是春日里游玩欢乐的海洋。圣弥厄尔教堂有着经典的欧韵风情，值得参观游览，游

人聚集瞻仰，也有很多外国人前来参观。我发现广场一侧，果真有两男一女三个外国人正围着一个小伙子询问着什么，说不清是哪国人，他们身材高大，体魄魁梧。小伙子像是工作人员，显然听得懂英语。但是他面对外国人提出的问题却表情茫然，听懂了提问却回答不了问题。我出于好奇，也走到一旁静静聆听，我英语的听力确实有限，但感觉他们已经参观完教堂，在打听一条路。隐约听到外国女士的话语里有“斐”和“里”的音节。我突然想起，《青岛老路》中记载，在中山路命名以前，当年德国人在青岛修筑的第一条路就是今天的中山路，即“斐迭里街”，难道这三个外国人在询问“斐迭里街”的情况吗？我不敢贸然上前解答，悄悄地转身离开了。追寻一个地域的“缘起”，是世界各地历史探求者的共性，中山路对于他们来说即如此吧。

我从浙江路下来，还没走到四方路，一阵清凉的歌声和欢呼声传了过来，我循声而去，在四方路的小广场上，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正在演唱，歌声过处，围观的年轻人欢呼雀跃。细雨蒙蒙，花伞摇动，歌声用青春的力量把街里从历史深处拉到当下，赋予了年轻的活力。我在细雨中回顾百年烟云，把站在古老地方上的感想，写成了上面的文字，期许“街里”穿越历史的沧桑，归来依旧青春。



姜洪刚

野山菇

老奎哥从济南回来，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十几年没见的朋友了，我准备在饭店里好好款待他，可他死活不让，非要在家里吃，说是想尝尝家乡的家常饭菜。

还好，这个季节，搞点地里的新鲜土产不难。我很快就弄来了地瓜、花生、芋头、板栗、野山菜等，可再能找点什么新鲜东西呢？老婆说，冰箱里还有自己采的野山菇。

对呀，这可是好东西。咱胶东山里的野山菇，大部分可食，山里人都会采。虽然这些野山菇，大部分并不能准确地叫上它们的名字，但大家都已经从它们的颜色、形状上，叫出很多形象可爱的名字，那一身红色的叫大红袍，通体娇黄的叫鸡蛋黄，那包公脸的叫黑炭……。别看它奇形怪状，颜色各异，但却是餐桌上的珍品。炖鸡肉、炒肉丝、熬汤、烹炸，尽可大快朵颐。

所以每到雨季，气温高，湿度好，山上的灌木丛下，便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山菇。一个双休日，我和老婆上了趟山，采回些山菇，没舍得全吃，留下一些放在冰箱里储存着。这会奎子哥回来，可派上用场了。

各色饭菜上桌了，奎子哥不知是给我们面子还是觉得真的好吃，边吃边说：“好吃、真香！”当我得意地端上老婆做的山菇炒肉丝时，却发现，奎子哥的眉头皱了一下。当我又劝他吃山菇的时候，奎子哥叹了口气，说：“我不吃这东西。”

“小时候我是吃的，你知道，我们还一块到咱们山里采过。我是吃饱了这东西。那年我十二岁，家里粮食不够吃。到了采山菇的季节，父母姐姐采了很多山菇，晚上熬了一大锅。我吃了满满的三大碗，吃到想吐。从那时候起，我宁肯挨饿，也不想吃了。”我看到奎子哥的眼睛湿润了，自己的鼻子也有些酸酸的。

我似乎明白了，当我们给孩子吃苦思甜的时候，孩子们会对曾经的“绿色食品”深表羡慕。时光向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当下”。我们与他们“忆往昔”，正是彼此共情，让将来的一切变得更好。

刘赞科

岛城的树

这满目苍翠的树，为谁而立？
月有无还
从地下到地上，要走多远的路？
风，自遥远来。划你的脸，一刀
一刀，春夏秋冬。想把你从风口
拉开。

岛城的树摇落夕阳。最后的果，坠入峡谷，被鹰追逐。留下温暖的岩石，被草占据。

叶子推开今夜的窗户，把衣服脱给月光，呈现光洁和冷艳。喧闹退去。

每一次游戏，感动裸体。
我的脚触到风的手，失去方向。
树，这黑夜唯一的烛，谁来
点燃？

有月亮的晚上，想一场雨。清
洗通道。

让未睡的人们再次生长。
爱人啊，给我一把土，让我的双
腿扎根，进入岛城体内。

我将站在你们必经的路口，
挥手致意。

海岛之恋



■ 窦凤至
《青岛之春》
(水彩)。

在内陆城市长大的人们，大都迷恋海岛，比如我。

我第一次登上海岛是十几年前，单位组织去灵山岛团建。作为中国北方第一高岛，灵山岛享有“灵山浮翠”之美誉。那是春末夏初，满山如雪，清香随风涤荡，串串繁盛的槐花从深浓绿叶间探出来。

晚上我们住在临海的民宿里，海浪拍打礁石的节奏很容易治愈都市人的失眠。我们几个同事兴致盎然，坐在岸石上看月亮。和城市里局促地挤在楼宇间的模样不同，海上的月亮可以肆意地舒展筋骨。它在海面上投射一径光路，朦胧又柔美，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好像沿着这条光径一直走，就能走到月亮上去。

有一只候鸟吃了一粒小叶朴树种子，从上空飞过时，其粪便里的种子落地发芽，长出了参天大树。

有一年冬天我登上竹岔岛，爬至山顶见到了一棵菩提树。相传这棵树已经有一百多岁了，它像一把擎天的巨伞，树枝上挂满了祈福的红飘带。据说是一只候鸟吃了一粒小叶朴树种子，从上空飞过时，其粪便里的种子落地发芽，长出了参天大树。

飞越山海的鸟儿我没有看见，但是在码头等船的时候，我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一群海鸟。它们蹲在延绵而去的白浪上，羽毛蓝汪汪的，一会扎了一个猛子不见了，等再见到它们时，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中间还掺杂了几只五颜六色的鸟，嘴巴是白色的，轻轻地浮在海浪上，好像睡着了，任由水流将它们带往远处。可是等漂出去一段距离之后，它们好像又睡醒了，拍拍翅膀飞回到原来的位置，再一次做出毫不作为的样子。

还有一年秋天，我跟着海钓船去潮连岛附近钓鱼。鱼钩压沉，渔线扬起，一串鱼儿便浮出水面。它们翘高了尾巴，蹦跳在甲板上，噼里啪啦像一串鞭炮，把海水甩得到处都是。

刚出水的刀鱼是银灿灿的，透明的鱼鳍还在波动，通身银亮真的像一把钢刀。刀鱼，鲅鱼在海里都是非常凶猛的鱼类，它们的牙齿如同寒光兵刃，陵劲淬厉。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去斋堂岛的经历，这个小岛距陆地最近点处不到一公里。斋堂岛航运历史悠久，岛与大陆之间的斋堂水道是南黄海重要的航道，

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后来索性摆烂收起了鱼竿，站在船上看风景。

被海水包围的感觉很不真实，恍惚身处一片蔚蓝色的舞台中央，孤独又放空。在世界的广大面前，我突然感受到更纯粹的个人存在。离开陆地之后，人与城市暂时告别，没有人能打扰这场享受征服海洋的游戏。即使钓不上来鱼，望着海面也感到舒服。

一艘远洋邮轮从眼前驶过，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样的大家伙，瞬间让我有种错觉，像进入了小人国。它庞大的身躯从钓鱼艇面前不慌不忙地走过，有种仗仪队行进时的威严感，我需要仰起脖子才能看到它高高的甲板。

迎面冲来的巨浪一遇到它喇叭形破浪的船头就转向了，冲击力度降到最低，激起的浪花飞上甲板，也被那一道巨大的消波板挡开，顺从地沿着船身两侧流回水面。人们喜欢海岛的原因，似乎隐含了被固定在办公位上的都市人所向往的生活：无拘无束，却时刻充满新鲜感。

那些葱郁又神秘的海岛呀，在我心灵的冰原上，融出了小小的一汪清澈的湖泊。

王国梁

洗海澡

如果你对一个青岛人说要去海边游泳，那他大概率会觉得你是外地人。本地人去海里游泳称作“洗海澡”，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太迥异的况味。而且“洗海澡”也并不是真的在海里洗澡，且不说海水腥咸，能不能洗干净是个未知，只是那一波又一波的浪头就让你四肢忙碌，哪里还得空上搓搓，下洗洗。青岛人称洗海澡，多是沿用老叫法，地方文化所致，就像武汉人的“过早”，英国人的“下午茶”一样，都是习惯使然，没什么道理可言。

关于“洗海澡”一词的由来，大约已无从可知。从1902年海滨浴场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年已经整整120年的时间，而“洗海澡”一词大抵是本土产物，在条件尚且简陋的过去，或许去海里真的是为了洗澡也未可知。不管怎样，吃嘎啦、喝啤酒、洗海澡成为了青岛的地方特色和旅游标配，无论对于地域文化的渗透发展还是对岛城特色的提亮增色都有一定的贡献意义。

没有人不爱大海，只是爱的方式千差万别。有人把大海比作母亲，寓意大海博大宽广的怀

抱，像母亲温暖的臂弯和母爱的伟大。科学家们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从人类的诞生开始梳理，猜测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后来也有证据表明，人类可能也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生物之一。很多人耳廓外部会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小孔，被认为是曾经用腮呼吸的遗留证明。这样的猜测或者研究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想海水是咸的，人的眼泪也是咸的，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人类虽然经过几千万年的演化，已经脱离了海洋，但在基因中，还深植着大海的印记，既然大海可以孕育那么多的生物，为什么不能也把人类“孵化”出来呢？

想得太多，就会失去洗海澡的意境，毕竟，对青岛人来说，洗海澡是件惬意的事，大概不必做任何升华。穿戴好泳衣，戴上泳镜，涉水缓缓而下。切不可心急，海水与体温毕竟有差，直接冒险钻入，极有抽筋的风险。常年冬泳的老者，皮肤黝黑，胴体发亮，多是先躺在沙滩晒个五成，再慢慢潜入海中，退热消暑，沁人心脾。水性好的健将自然可以横冲直撞，水性一般的人还是贴近

拉拉鲨网的浮漂一路纵深，若是体力不支，也可以借浮漂修整体力，借机一观海天盛景。见到花花绿绿的“海中劫匪”，也不要诧异，那是青岛海边的另外一道风景线——脸基尼，是爱美的一大姨妈们，为了防止晒黑和防海蜇的伟大发明。

说到海蜇，每年数不清的人会被它蜇伤。

那股麻、痒、痛的酸爽令人久久挥之不去。

恍是如此，仍然抵挡不住人民群众洗海澡的热情，就像啤酒加海鲜容易导致痛风，人们也还是放不下那口念想一样，洗海澡是会上瘾的。而被海蜇蛰伤的人，似乎也并未觉得倒霉，反而喜得在聚会宴席上向众人展示一番，大谈高谈自己是哪天下的海，游到什么位置，海蜇有多大等等，绘声绘色的描述定会稳夺当晚宴会主角，引来一众羡慕，身体受那点罪，也便不是罪了，而成了炫耀的资本和与大海亲密接触的铁证。

总之，作为青岛人是幸福的，拥有一片无声无息的海默默地拥抱着，摇荡着，也彼此见证着。

或许可以借用吃烧烤的那句梗，没有什么烦恼是洗海澡洗不掉的，如果不，就多洗几次。